

※ 師資培育文獻回顧 ※

教授沒有教我的事—談師資培育的準空無課程

鄭景澤

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)

師培課程中有一些是教授不教的或教得很少的，但是師培生日後任教，卻一定會派上用場的職場知能，例如輔導特教學生、設計行動研究、規劃慶典活動及編練團體舞蹈。這些課程內容，師培工作者通常沒有教，或教得很少，但是第一線的教師，卻不得不去接觸和熟稔，且學生家長對教師也抱持著高度期望。即使教授未教，實習輔導老師也未必可以全數傳授，卻因為有來自教育現場的要求，不完全算空無課程 (null curriculum)，但是已經很接近了，我們不妨稱之為「準空無課程」。新手教師和資深教師的差別，就在於對「準空無課程」的熟悉程度，至於如何學習精進，真的就是各憑本事，端賴服務經驗的累積。

導讀文中的兩位社會科教師 Brian 和 Timothy，來自不同的師資培育系統，兩者的教學策略和對學生的教育期望，皆承襲師培機構給予的影響。前者的教學，重視學生的公民素養，後者的教學，則強調學生的反思能力。不過，兩位教師在師生互動的層面，皆面臨不等程度的困擾，可見青少年的心理學與青少年的次文化，也許是師培機構日後在培養教師時，應該加以重視的「準空無課程」。

一、師培生「靠自己」才能學會的事

師培機構所提供的教育課程，可能只是中小學整個生活世界的「遠景」，而非「近景」。教授往往只是師培生「遠端的助手」(remote assistant)，難以就近引導、協助。很多時候，師培生只能「靠自己」，尤其是一些學科知識以外的教育職能，卻又是做好教師工作不得不學會的，如班級經營、常規管理、公文寫作。就一位優秀的社會科教師而言，其主要的教學任務，不只在提高學生的公民素養或批判能力，學生的文化認同、關懷意識和公民行動，也是必須顧及的，而這些教學目標該如何達成，在師培機構沒有教的前提下，勢必靠師培生在教育現場自行摸索、試誤學習。換言之，師培生的自學能力與獨立思考，決定了準空無課程對其初任教學的影響程度。

二、教授教了也只剩「半套」的事

就台灣而言，中小學課程的運作是在「進度」的框架下進行。上課進度、小考、段考、基測都有相當固定的時間表，課程活動必須在固定的時間限制下完成，學生的學習，教師的教學也必須配合著這個時間表。時間表一方面限制課程活動的進行，另一方面也限制學生的學習模式。事實上，課程時間表壓抑了優秀教師的教學實施，成為極其重要的社會文化限制，這讓師培工作者傳遞給師培生的全套教學原理、教學方法和學科知識，也會大打折扣，最後只剩下半套。

州定課程標準、學校社群的保守性格和學生背景的異質性，對 Brian 和 Timothy 來講，就是影響其「運作課程」有效性的社會文化限制。教師的課程觀和教學觀是其適應學校要求與家長期望所創造的產物，教師有可能接受自我設限的觀念，也可能發展出自我改變的意志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教師在課程上的努力，仍然可能有所作為，亦即課程本身還是可能促進學生的「自我發展」或教育現場的「結構轉化」。重點在於，初任教師能否自我突破，走出教學的困境，即便從師培機構所學只剩「半套」，帶班級仍有自己的「一套」，如此的決心、動機和策略，也應是教授該傳授給師培生的準空無課程之一。

書到用時方恨少，有些事必須到了教學現場，師培生才知道自己學得不夠，才知道有些事，師培機構當初沒有教。教學現場持續在轉變，我們無法奢望教授可以教給師培生所有的事，此時教師社群的經驗傳承，就變得至關緊要。比如，在課程結構方面，強調學科的統整，在教學型態方面，主張教師的協同與合作，尤其初任教師能從其他教師身上獲得更切合實際情境的經驗與知識，一起分享與發展彼此的教師專業。透過專業社群的組合，分工互惠的教師對話，師培生在初任教職時，可以有效習得教授當初沒有教的「準空無課程」，減少班級經營上可能遭遇的挫折，促使學校內或教室內課程與教學的改進。

回應文章

Conklin, G. C. (2012). Company men: Tracing learning from divergent teacher education pathways into practice in middle grades classrooms. *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*, 63(3), 171-184.

本文引注格式 (APA)

鄭景澤 (2012, 11 月)。教授沒有教我的事—談師資培育的準空無課程。臺灣師資培育電子報, 34。檢索日期, 取自 <https://tted.cher.ntnu.edu.tw/?p=513>

(註:「檢索日期」請依實際檢索日更改為 XXXX 年 X 月 X 日)

